



范青

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

The murder of dinner

晚餐谋杀案

范青 著

“无能的人用自虐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
并挟以自重；
再以此为武器去折磨能折磨到的每一个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范青

郭小峰侦探推理系列

The mu

晚餐谋杀案

范青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餐谋杀案 / 范青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9-4215-5

I. ①晚…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042 号

书 名 晚餐谋杀案
著 者 范 青
责任编辑 胡 泊
责任校对 钱新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15-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安宁的死亡 / 001
第二章	仿若迷魂阵 / 035
第三章	天上掉下个林木三 / 057
第四章	意外的线索 / 108
第五章	旁人的眼睛 / 139
第六章	正面的交锋 / 181
第七章	最终的结局 / 213

第一章
安宁的死亡

将那些词语葬入死者的坟墓
那些词语.他为了生存而说出

策兰

壹

许国胜厌倦地看着同桌而坐的几个人，他的搭档、手下、情人、妻子，还有忙着烧菜时坐时起，时进时出的岳母。

这些人都那么讨厌，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搭档这次在金钱上却毫不让步，他感到很气愤。要知道，所谓搭档，其实赚钱还不是全靠自己，不过是当初拿出一些本金而已，现在却理直气壮地要按股份分钱了，可恶！当然，自己也没那么傻，他有些宽慰地想到，自己已经及时地享受了期望的享受，而且，是用两个人的钱，那也是一大笔钱呐……这念头使他宽慰了许多，毕竟，自己也需要一个可以指挥的团团转的人，而搭档要分钱也是确实有需要，一个可怜的顾家男人总是要为老婆、孩子所累的，可怜。

不知为什么，这个词让他的心头一紧，那种厌倦的情绪终于再次弥漫到每一个细胞里，是的，可怜——他突然哀伤地想，也许是自己可怜——要是自己能有个心甘情愿被拖累的家该多好……可他的家呢？他撩了一眼坐在自己斜侧面的四十多岁的女人，那个女人永远木着一张脸，仿佛没有主意……但他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无所谓的外表下有多么固执，又是有多么阴险，当年自己真是看走了眼，自以为最合适的选择，最终却……儿子也死了，自己到这个年龄了……他心里

晚餐谋杀案

打了个哆嗦，结束——自己必须尽快结束这样的生活！

他像看到什么不祥似的连忙睁开眼睛，看向身边那个年轻得多的女人。

这是他的情人，三年了。他知道好多人一直都羡慕地诤谏自己有本事：“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但是，只有自己才明白，最初的欢欣过去之后，当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信任的人时，心里的那份空落落，尤其是身体不太好之后……也就为这个缘故，他按下性子，开始找了长期固定的情人，他的体力已经对灯红酒绿不太感兴趣了，希望能找到培养成老婆的人选，温馨的家对他开始有了莫大吸引力……然而，三年过去了，他很明白，这个女人并不能成为自己的妻子，她不会给自己想要的生活，……也许，自己真的必须赶快结束目前的生活，以一个光棍儿的身份好好寻找真正过日子的女人。是的，结束——这个词第二次浮上他的心头。

岳母又端菜进来了，这次是个红烧虾，自己那个远房亲戚的邻居——一个整天偷摸占小便宜的手下，眼睛立刻亮了，他轻蔑地看一眼这个白胖的小伙子，没出息！不能用了，这次回去坚决要开了，光凭他虚开发票骗自己的钱和老是偷摸这一点，也不能要了，哪怕他这次说破嘴也坚决不会留用了！

一阵困意袭了上来，真是老了，体力这么差，老是犯困……当然，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也不是老了，自己不过四十五岁，主要是这两天心力交瘁……他努力睁了睁眼睛，恰好见岳母坐了下来。

“钱姨，别做了，吃不了了，快坐下歇歇吧！”搭档寒暄地劝自己的岳母坐下。

“没事，就剩一个肘子和一个鸡了，在火上炖着呢，不急，慢慢吃，多吃点儿！”岳母坐下了，热情的招呼着。

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和憎恨，如果不是她的封建脑瓜，自己也许就离成婚了，而她的女儿，自己那阴险的老婆就利用她的古板封建，一直拖着自己，大有拖死自己的态势……他再也坐不下去了，困意也一阵阵袭了上来，他提了提精神站了起来，嘴里嘟囔一句：“我上上厕所，回屋歪一会儿。”

人们默默地看着他，没有人挽留，仿佛知道他的心思似的，他拖拖沓沓地向外走着，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一定要结束这一切，一定要，尽快……

而他不知道——

这个房间里，在他发誓的同时，另外一个誓言在无声的重复：一定要结束这一切，一定——而时间——就在今晚！

带着决心的许国胜走了出去，他先上了厕所，然后回到了狭小局促的卧室，接着打开了空调，关上了房门。

餐厅的喧嚣被挡住了，毕竟，有两扇禁闭的门做为阻隔。他躺到了床上，困意再次袭来，他混混沌沌地想，还是不要睡，一会儿人就要过来了……他勉强撑着，意识渐渐模糊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应该是那个人，他叫了一声，但没有回答……门被推开了……他勉强睁开眼睛，嘟囔几句，又闭着眼继续睡了……然后，一个枕头突然捂在了他的脸上，枕头后面是一双有力的手……

贰

郭小峰默默地望着眼前的这个死人，对他而言，这几乎是他多年警察生涯难得一见的死亡现场。

在他近三十年的刑警生涯里，他已经习惯看到令人反胃或恐惧的死亡现场了，除了体现一个人能残暴到什么程度的那类尸体，还有时间令大自然制造的恐怖恶心的状态——比如巨人观——被腐败气体撑起来的大黑胖子，虽然眼前的死者也是个大黑胖子，但毕竟还是属于人的模样，而不是“人”形大皮球；再比如尸体腐败后的上面产生的各种虫子、比如……这些，他都屡见不鲜了。

“好了，你们可以进来好好看看了。”法医小史把他需要的最后一件东西收集起来后，轻快地说：“这真是我多年不见的——非常干净的——死亡现场。”

是的，干净，就是这种感觉，虽然房间远称不上干净，但那是积久的、陈旧的凌乱，就现场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翻动和移动（这也是请了主人目测确定的），至于尸体——甚至没有什么挣扎的迹象，远远一看，仿佛在睡梦中死去，如果不是他鼻子下面糊了一擦湿纸——虽然现在几乎干了——但曾经是湿的无疑。

这真是一种——郭小峰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觉，算是聪明或奇特的谋杀方

晚餐谋杀案

法，简单、有效，而且有一点点不合时代的感觉，仿佛是古代历史上传说中太监宫女在高大阴森的宫殿里就着昏黄摇曳的蜡烛，嘀嘀咕咕密谋出手段，好像宫廷谋杀案！可是宫廷——

他回过身打量着这套压根设计就不算合理，大约有十年左右房龄的三室一厅。小小的窗户，旧旧的已经发黄的墙壁，墙角还挂着灰网和蜘蛛网，老式的灯管发出刺眼的白光，房间里摆满了不配套的家具，显然是各个时期添置的，而且看来还有只进不出的特点，因为能看到不少很多残破不堪的——比如破纸桶、旧棉套之类的东西——出于只有主人自己才知道的理由还随意放在并非合适的地方，又加上在另外一间房间还保留着刚刚举行了一场小型家庭晚宴的证据，大大的圆桌上面摆放着还未撤下的饭菜，事实上，应该说那些饭菜动的不多，每样似乎都剩下不少，所以房间更显得凌乱。

宫廷？郭小峰暗想，这样的房间不要说和宫廷扯不上可比性，在时下大约比普通人家还要差。他的眼光又瞟到站在小小客厅里发呆的五个人——三女二男。

最抢眼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二十六七岁，身材像根没掰开的一次性筷子的女人，方而扁，瘦而高，深蓝色紧身吊带背心配上靛蓝色牛仔短裤更强化了她的骨感，一头染成酒红色的中长发卷卷地在脸旁散开，半掩着同样长方的脸盘，古铜色的皮肤，隆起的眉骨上是修剪应时的细眉，之下是狭长的眼睛，窄细的鼻梁下是鱼一样扁阔的嘴巴。这是一副特别的相貌，有人以为很丑陋，也有人会认为很迷人。

郭小峰暗想，这是现代的而不是宫廷的女性。

他的目光又飘过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他身材矮胖，头顶精光，黑红的皮肤，还是个酒糟鼻，圆溜溜的大脑袋下有个与之绝不相称的细脖子，所以头看起来似乎总在摇动。

圆脑袋旁边是一个张着嘴巴的年轻人，他并不难看，却有些鬼鬼祟祟的，尤其是眼睛，来回地扫视着，让人看得很不舒服。

年轻人旁边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几乎全白的头发使她看起来可能有些超越年龄的苍老，但浑身上下还是洋溢着健康的活力，此刻的她扶住旁边的一个中

年女人,但并非求助的感觉,而是想安慰鼓励对方。

但郭小峰觉得,全然不用,因为那个女人似乎没受任何死亡的打击,尽管她是一副懒洋洋有气无力的模样,但这模样透露出的信息却是无所谓。这也是他在死亡现场几乎从未看到的反应,多数人都会紧张,不管紧张下面隐藏的是快意还是悲伤,但总会关注和紧张起来,她——却不是!

看来都是不乏个性的人,尽管不是什么俊男和美女。

但无论这些人有怎样独特的气质,似乎都和什么宫廷扯不上什么联想,他轻轻摇了摇头,想把刚才那可笑的联想扔掉。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的凶手,就在这五个人当中的某个或某些人。

是的,几乎可以确定无疑的认定——凶手就在其中! 刚才一进门,他就向那个圆脑袋做了简单的询问,郭小峰本以为他是男主人,但其实不是的,死掉的是男主人,他只是客人而已,他们来参加这个简单的家庭晚宴,其中男主人先行离开回到了卧室,谁料最后竟——

“晚餐期间还有人来过吗?”郭小峰问。

“没有。”

郭小峰又打量了一番这套处在楼层顶部的套房,可以断定,这套房子的主人是个决不忽视社会治安现状的清醒人物,因为防盗门防盗网一应俱全,他已经看过了,这些防护的家伙还好好的挂着呢,再加上卧室和餐厅都因开着空调而门窗紧闭,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外人人室作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样看来,似乎案子应该会比较简单,总共嫌犯也不过五个人罢了。然而,看着这宁静的死亡现场,郭小峰下意识地又摇摇头,死者的状态太安静了,没有伤口、没有挣扎、没有搏击和反抗……也因此没有喷溅的血迹,没有扭打中抓下的头发或皮屑之类的……

真没劲! 这可不是法医能大显身手的那种现场。郭小峰几乎可以猜出回去后小史递给他检验报告后的第一句话。

确实如此,过于普通的手法反而不能使法医大显身手。郭小峰暗暗叹口气,

晚餐谋杀案

再次努力凝视着那具安静平躺、头微微向里倾斜的、鼻子下糊着一叠湿纸的体积巨大的胖子，争取把每一个细节记清楚，他觉得这具安静的尸体还是说了很多让自己一时理不出头绪的信息……

叁

法医们终于把该拿走的都拿走了。

在那间刚才吃饭的，此刻已被打扫出来的房间坐定之后，助手秦正义——小秦点点头小声问：“先问谁？”

郭小峰想了想：“那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她是这个家的主人。”

这是那个圆脑袋介绍过的。

确切地说，这个女人只是这家的女主人之一，另外的一个主人是她的妈妈。她叫周淑文，是本市师大工程系的讲师，今年四十四岁。

这些答案都是她以懒洋洋的、也许是一贯的态度提供的。

郭小峰默默地听着，又一次认真注视着面前这个表情、身体都散发出浓浓的疲惫懈怠的味道的女人，她仿佛正生一场蚕食精力的大病，因而即使她的丈夫刚刚以如此离奇的方法死去，也没有刺激出她的喜怒哀乐。

这个个头矮矮的女人有一个广阔的额头、圆圆的脸及其令人视而不见的五官，身体有些发福，浑身上下看起来圆嘟嘟的，仿佛没有骨头，头发整整齐齐的在脑后盘了一个圆圆的发髻，加上尚算文雅的举手抬足，十足似人们心目中的那种随处可见的大学女教师。

他无意识地用食指轻轻敲敲桌子：“讲一讲今晚的情况吧。”

“今天晚上我们八点开始吃饭，家里有我和我妈妈，还有我丈夫——许国胜——就是死掉的那个。”

周淑文毫无感情地叙述着，无视于面前两位警察微微诧异的表情，保持着平静和淡漠。

“一共有三位客人，一位叫王兴梁，因为他说话特别爱摇头，人人都叫他‘摇头

王’，是他的战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现在据说是他的搭档。还有一个叫孔彬，是那个年轻人，应该是手下跑腿的，我不太清楚，因为几乎不认识。还有一位叫戴亚丽，就是那个瘦高的女人，是他众所周知的情人，不过我是这次才见到的，也算不认识；加上我和我妈妈，一共六个人在家里吃饭，吃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大约八点半钟左右，许国胜好像说上厕所就出去了，我不敢保证，只是这么猜的，但他一直没回来。我们继续吃，应该一个半小时之后——因为发现尸体后我们看了表，是十点八分——大家吃完要告辞，猜他可能回房间休息了，说看看要是没睡就打个招呼，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我推开卧室门一看，发现他躺在哪儿，鼻子上糊了一叠湿纸，就像传奇小说里的死人，大家发了一会儿呆，‘摇头王’进去试了试呼吸，就让我们报警了。”

“当时卧室门一直是关着的？”

“对。”

“你丈夫先行离开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陪客人，没有人感到奇怪吗？”郭小峰像一条久经沙场的猎犬那样迅速追向第一股可疑的味道：“他是男主人。”

“大家理解他的痛苦，和憎恨的人同桌进餐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折磨。”

“憎恨的人？”

“就是我和我妈妈。”周淑文终于流露出倾向性地表情——快意：“他无法完成离婚的理想。”

“那你们这个聚餐似乎很特别？”郭小峰身体向后扬了一下，追向第二股味道。

“怎么讲？”周淑文静静地反问。

“聚餐的目的是什么？”

“吃饭。”

“和你丈夫及其他的情人欢乐的聚餐？”正做笔录的小秦不满地插话，他暗暗习惯了当事人惊慌、痛苦、喋喋不休或者前言不搭后语，这些反应多少是对他们的敬畏。

“差不多吧。”周淑文似乎没有意识到小秦的不满，或许无意取悦于警察，保持着超然态度，“大家为条件谈妥而庆贺。”

“是吗？那么是谁出局呢？”

晚餐谋杀案

“她。我妈妈说，坚决不能便宜那个狐狸精，不许我离婚，表面上争斗的结果是让我丈夫拿钱打发她走。”周淑文露出一丝讥讽的表情，“实际上表示只要不离婚随他在外面怎么玩，我们不追究戴亚丽的存在。”

“你丈夫接受了这个结果？”

“口头上接受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不过是假装、拖延？”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小秦再次提高嗓门插话，看着她有些懒洋洋的样子，很想踢她几下。

周淑文眼皮都没有动一下：“不知道他心里实际怎么想。也许他是拖延，避免支付脱身费。也许是乐得如此，可以有一个无法迎娶新人的理由。”

郭小峰沉默了半分钟。

“那你就是为了钱才不离婚的？”

“他早就不拿一分钱回家了。”周淑文脸上又流露出另一种倾向性表情——愤怒，“对他而言，我早就是一文不值了，可能他唯一愿意为我花钱的地方就是雇杀手干掉我。”

郭小峰嘴角露出了不宜察觉的笑意，他发现眼前这个看来淡漠无所谓的中年女人只要能抓住她的兴奋点，打开话匣子，是相当健谈的，甚至比普通人更不会掩饰自己的内心。

“现在是他死了。”他说。

周淑文又恢复了淡漠，垂下眼皮默然无语。

看来她对谈论今天的死亡倒没什么兴趣，郭小峰微微皱起了眉头，一只手无意识地半捂在嘴上静静地琢磨，是回避吗？为什么？是凶手的本能回避还是真不感兴趣？但现在还不会有答案，不过没什么，他相信自有乐于谈的人在。此刻话题也许还是回到能使她激动的方面好。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也拖着？你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

果然，她的精神又恢复了，立刻回答道：

“古代的烈妇都是受了教育的女性——礼教的教育。”

郭小峰一霎时愣住了，然后，他微微一笑，自嘲地点点头：“你讲的对，我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一直认为那种想法是愚蠢的。”对面的女人眼睛冷漠地落在他的脸上。

“但仔细一想恐怕必须同意你的观点，愚蠢也是一种教育，事实上很多知识和观念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变蠢，你是老师，不，讲师，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对方圆圆的脸上开始浮现出讲述的知识被学生理解的满意表情，郭小峰接着说：“但——你不认为时代不同了吗？这个时代的教育已经变了。”

“时代不同了吗？”她仿佛是自问，满意的表情开始变得古怪了，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似乎欲言难尽，有好一会儿才慢慢说：“但时代从来都没有大不同，我妈妈观念还是很传统的。”

“这是你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她似乎是反问，又似乎是自语，“我没有自己的事。”最后的声音微弱的听不清楚。

“什么？”

“没什么。”周淑文又恢复了懒洋洋的状态，“当初结婚就是因为妈妈的意愿。”

“你不愿意吗？”

“不太愿意。”

“那你这么委屈自己一定不容易。”郭小峰微微偏过头，意味深长地说，“一般人很难像你这么孝顺听话。”

一丝怨毒、憎恨或者委屈——郭小峰无法判断——从周淑文眼里一闪而过，但随即平静下来：“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从小听二十四孝的故事，而现在，孝顺美德不又在大力推广吗？听说现在很多地方规定当官都要先查查是不是孝顺。”

沉默了几秒钟，郭小峰低沉地回答：“是的，确实如此。那你和你丈夫后来感

晚餐谋杀案

情怎样。”

“他一直要求和我离婚。”

“你呢？”

周淑文显然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她沉默了片刻，垂了一下眼皮淡淡地说：“我不会对讨厌我的男人付之以深情的。”

“就是说你们感情不好了？”

周淑文摇了摇头：“我们应该说是没什么感情。”她平静地纠正。

“但你还是坚持没有离婚？”

也许是刚才已经说明了是母亲的意愿，所以周淑文没有回答，垂着眼皮没精打采地坐着，仿佛没有听到问话。

“介绍一下你丈夫好吗？”郭小峰不得不换个问题。

“我多少知道一些八九年前的他，不过现在——我想他对我完全是个陌生人。”周淑文睁大眼睛看着他们，一丝不宜察觉的得意或者是嘲弄浮在嘴角，但很快，她的脸又恢复了淡漠。

郭小峰注视着周淑文，意识到尽管她不是难对付的那类女人，自己依然可能很难赢得这个女人的倾心长谈，毕竟在这特殊的状态下他有着特殊的身份。

“说说今天的晚餐吧。”郭小峰沉吟片刻换了个话题：“晚饭期间你丈夫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吗？”

“没有。”周淑文回答，一脸淡漠。

“其他人呢？”

“也没有。”

“整个晚餐都没有人说话吗？”小秦提高嗓门插了进来。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热闹欢快的晚宴吗？”周淑文冷笑地反问。

“但还是进行了很长时间。”郭小峰轻轻敲了敲桌子，“对于欢快的聚餐，也许时间并不长，但就你说的这种状态，时间并算不短，有两个小时，而且即使你丈夫离开了，也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因为敷衍是很多人的拿手好戏。”

“敷衍也要说些什么吧？这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吃、吃、趁热吃！’‘够了，够了，大妈，别弄了别弄了！’‘多吃点，多吃点！’‘不许停，不吃是不给大妈面子。’”周淑文模仿着不同的声音，然后毫不掩饰自己讥讽地反问：“你觉得这些话对你很重要吗？”

“这个——我来判断。”郭小峰仿佛没听出她的讽刺，他不介意地把头向旁边偏了一下，那儿正坐着手不停笔，并且刚写完就白了周淑文一眼的小秦，接着问：“现在说一说在你丈夫回房后你们几个的情况，有谁单独离开房间没有？”

“都有过，”周淑文脸上的讽刺味儿更加浓郁，“每人都上了厕所，还不止一次，就是许国胜离开之后，每人还都至少出去一回，其中孔彬还出去了三次，因为今晚喝的是啤酒，而他们酒量惊人，胃囊一般，膀胱偏小。”

郭小峰没有掩饰自己脸上忍不住的笑意：“他们每次都是一个人吗？”

“我家只有一个卫生间。”

“那么有谁能看见进出卫生间的人吗？”

“没有，因为天气热，我们家又是顶层，所以特别热，因此餐厅开了空调，为了省电，也为了更凉快，所以房门紧闭，”周淑文望着死盯着自己的警察，脸上甚至有些快活，“所以没有人可以有完全的不在场证明，应当说——人人都可能是凶手。”

“但不会人人都是凶手。”

带着点儿轻微挑衅的意味儿，她的脸向上一扬：“当然，我就不是凶手。”

“是吗？”郭小峰注视着她，“很好，但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这样的表白，而是更多的，那些找到凶手的信息。”

“你问吧，我知道的都会回答的。”

“那就说说许国胜离开后，人们离开餐厅的顺序。”

周淑文想了一会儿：

“第一个是王胖子，然后是孔彬，然后大家吃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只是估计，孔彬又去厕所，他回来之后，我就去了，然后是戴亚丽，她一回来，孔彬就又去了。”